



爱情·性·婚姻系列
两性话题全面新揭秘

暗夜 幸存者

徐璐

她不是英雄，
也不是沉溺悲情的受害者，
她只是认为，
与其恐惧活着，
不如找回一个能哭、能笑、能自由呼吸的空间。



暗夜

徐璐◎著

幸存者



责任编辑：范学先

封面设计：阿 亮

版式设计：刘一德

暗夜幸存者

徐璐 著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8 印张 15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3000 册

ISBN 7 - 5388 - 2674 - 4/G·358

定价：16.80 元

【推荐者的话】(依姓名笔划排列)

王浩威 [名作家·心理医师]

能够面对这样的情绪,任何发出的声音,说出来的话,都是足够勇敢的人才做得到的。

南方朔 [新新闻周报发行人,文学评论家]

说出被强暴经验是一种‘痘化’的过程,‘痘化’的痛苦必须做好心灵承受的准备,而完成将它说出来的准备,就已经是成长。

侯文咏 [名作家·台北 ZOO 主持人]

徐璐的书示范了一个从灾难的生命里面走出来的办法。因为她是那么地诚挚,因此她找到了力量。灾难们都愿意变成她的老师。

庄淑芬 [奥美广告公司总经理]

为自己出征,为自己捍卫,一个完全跨越自我的女人。

殷琪

我认为徐璐是很勇敢的。这本书不但让徐璐走出了阴影,找到自尊,这本书也给予了在台湾有类似遭遇的女性一个空间。女人根本不该有“自责”或“羞愧”的念头,她们应该勇敢去重建对自己的信心。

陈蔼玲【富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】

这本书写的虽然是个人的经验,但它却为许多有类似遭遇的性提供了一个肩膀以及一股力量。对于许多不了解或者对这个议题曾有歧视的人,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人反省和了解的机会。

罗曼菲【名舞蹈家】

作者面对伤痛的勇气令我热血沸腾,而她面自我的真诚更令我心向往之。

〔谢 辞〕

真心地谢谢你们！

在写作与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的写作不断地因内心的挣扎而受困，也曾为了外界的负面评价而数度却步不前，在这一长段的过程中，我要衷心感谢一路以来不断给我支持和鼓励的所有朋友们。没有你（们）的鼓励，这本书不可能出版。我不一一说出这些好友们的名字了，我只有一句话：“真心地谢谢你们！”

目 录

推荐者的话	(1)
谢 诒	(3)
【代序一】	
什么是恐惧，最教人窒息的极致恐惧？	王浩威 (1)
【代序二】	
祝福所有艰苦成长的孩子	南方朔 (6)
【代序三】	
飞翔吧，徐璐。	何文咏 (13)
【自序】	
走出内心的黑洞	徐璐 (29)
一、对自我身体的探索	(35)
《当悲剧发生……》	

强暴幸存者

强暴受害者就像番祭的存活者，她们必须说出来。

因为“一旦人有了压抑的创伤或记忆，她们必须去回忆这些记忆压抑任何记忆，并不代表那个事情不曾发生。”

除非我们释放它，否则它们会不知不觉地以各种形式吞噬着我们、扭曲我们的生活。

二、对自我爱情的探索 (81)

《当我们翻阅心中最隐秘的爱情日记……》

女人四十——爱情与自主的追寻

在《在格林童话》中，有关小女孩的冒险故事常隐喻了女性在入成熟门槛前的犹疑与忧虑。对许多女性而言，每一次重大的成长或蜕变之前，一定有句勇敢的“YES”或“NO”。生命中一定有比“拥有爱情”更丰富的内涵。

三、对生命死亡的探索 (125)

《当亲人骤逝……》

死亡之约

我的三哥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死于癌症病房的床上。

第一次告诉我他的痛苦以及希望安乐死的愿望是在他死前三个月，“给我一把枪，或者帮我奔跑，让我安乐死吧！”他说，近乎哀求。

四、对身为女性的探索 (145)

《当女超人的游戏慢慢结束……》

“我不是女性主义者，……”

女性主义怎么了，成了最廉价的商品吗？

为什么多数的现代女性都不敢，或不愿被贴上女性主义的

标签。但听她们：“我不是女性主义者，但是我想当太空人”、“我不是女性主义者，但是我还不确定我要当律师或参与竞选？”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呢？

五、对自我生涯的探索 (165)

《当现实生活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出入……》

我与我的八〇年代

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解释，在大学时代那个留着最拉风的“法拉头”、戴大大圆圈耳环，穿着露背装……，一心一意只想谈恋爱、出国……的女子，究竟是怎么会投入政治运动的激流？

六、附录 (201)

我的大哥

后记 (235)

〔代序一〕

什么是恐惧，最教人窒息的极致恐惧？

王浩威

一位政治犯说到他当时的遭遇，即使是休息时刻，好不容易才被暗示可以小息一阵，贴着凉壁上背脊才正放松，又被叫出去面对不知将如何施虐的状态。他说，还有更可怕的事呢。他的脸色一片死寂，什么再也不说了……。

他的政治事件平反了，曾经在报纸上义正严辞地痛诉一切的不义；只是，从来没说出来的，也是这个社会也不知如何倾听的，是那些经常半夜教他惊醒的梦魇。

最极致的恐惧甚至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求生能力，连呐喊都不敢了；因为你甚至会怀疑，求助的声

音其实是会招来更大的灾难。同样的，这般的恐惧也是被拒绝听见的；所有的听见只是教众人不知所措地面对了深深的无力感，于是在沉默的刹那又因为这般的消极而成为共犯结构了。

然而，这样的恐惧虽然不被允许听闻，却是惊人高比率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。这恐惧是如此地教人不知所措也不敢有所作为，连最细微的喘息气声都听不见，我们也就继续欺骗自己说：没这回事，我们社会好得很！

最恐惧的，是最沉默的。

政治犯陆续平反了（虽然他们的心灵创作还没被听闻），因为历史事件本身拥有起承转合的可能；然而，同样极致的恐惧，不是历史事件，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，却果真一如常态继续延续下去。

认识徐璐虽然不是很亲近熟悉，却是好久的一回事了。在十多年前的《大地生活》杂志，在日后她的新闻评论，一直到最近的《台北之音》。然而，即使面对面坐着，在大大小小的许多话题里，我竟然从来连一丝念头也没发现：对面的这位女子，正和这最极致的恐惧一起生活着。

我忽然有点惭愧地想起了自己的职位，所谓专业的精神科医生：我和我的同事们，又做了什么？

我和我的同事们，总以为自己有太多沉重的业务了。于是，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事件里，被要求做一些参与时，总是太容易地叹口气说：又来了，这些事。于是，闲谈之间，我们一起抱怨着诸多的任务；包括妇女受虐的防暴系统的设置，也是简单的两句埋怨，放一旁。

在高雄阮综合医院家医科的黄志中医师，曾经主动要求在我义务主编的《医望》杂志做一次专题，讨论医疗界参与家庭暴力防暴系统的诸多问题。稿件寄来时，我逐字细读，忽然才发觉像自己这样容易埋怨的习惯态度，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共犯结构。

在黄志中的研究里，即使是近年社会各界大呼吁以后，求助的妇女有四成被医疗院所拒绝开立证明书；也就是每两到三位受虐妇女就有一位遭拒绝。即使是开立了证明，“大都表示其就医经验是冷漠、市侩，仅三位个案表示满意所受到的医疗服务，占就医个案十分之一不到。”（《医望》1998，4。P35）

医生特别冷漠？也许吧。但是，恐怕整个社会都

因为同样的原因（最深层的恐惧，最不知所措的处境），甚至包括当事人最亲密的人（父母手足伴侣等等），也都同样地冷漠了。

记得几年前的一场游行里，为了迄今仍迟迟未破案的彭婉如事件，我也走在游行的人潮里。当行进的队伍走到凯达格兰大道时，大家在一起发出声音来，用哨音、用尖叫、用呐喊。我也听到自己哑嗓以后的破裂声音了。

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听到自己的愤怒，恐怕是面对这样最极致的恐惧的唯一自我救赎之道吧。我终于叫出来了，单单愿意拒绝和这恐惧的社会共犯结构划清界线，也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又感觉到一点着力感。

徐璐的大声说出却是更不容易的。

我接到稿件时，不曾预先知道将会看见怎样的内容。关于她自己，活跃在社会运动、新闻界和广播媒体上的一个光鲜女子，有太多的光荣可以逐一书写了。我打开稿件，果真一开始是极其理性的口吻，我真的以为是一位长久以来教人尊敬的女子正写着她的故事。

读完稿件，甚至才到一半，我就发觉自己错了。

这不是一般的光荣。而是教人屏息肃敬的无比荣耀，是我自己想像空间里从来不曾预料的。

徐璐说出来了，用她依然还不算完全平静的口吻，却是尽可能完完全全地说出来了。所谓的无比荣耀，并不是这一整个事件，因为事件本身是我们大家该共同检讨的；所谓荣耀，是将一切说出来的这样举止。因为是恐惧让我们沉默，甚至连记忆都不敢存留；能够面对这样的情绪，任何发出的声音，说出来的话，都是足够勇敢的人才做得到的。

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包括在台湾这土地所发生的，因为还有这样的声音，才教我们还会相信人本身是可能善良的。我自己十分荣幸，又一次看到这样的勇气声音。徐璐的《暗夜幸存者》不只是为她自己，不只为女性同胞，也包括我这样的男性在内，她为我们呐喊，让我们因为听见，而还能感觉自己是存在的最重要的生存之声。

〔代序二〕

祝福所有艰苦成长的孩子

南方朔

“你确定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吗？真的确定？”

当徐璐把她已完成的书稿拿来，希望我替它作一篇序文时，我这样问道。

和徐璐认识将近二十年，是那种说是很熟，但细想一想，却又不是那么熟的朋友。我知道她的一些事，但不知道的更多。在这本书稿里，她所写的，多半是我以前都不知道的事。她写她被强暴的心路历程，写她有过的—些恋爱，也写她的父母和两个死去的哥哥，这些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，尤其她写自己的被强暴，更使我悚然而惊。把这些全部写出来，妥当吗？

因此，遂对这篇序文觉得犹豫。我可以引经据典的谈论强暴问题，也可以替各种类型的恋爱故事寻找理论基础，但当这些事情已不再是别人的故事，而是朋友的真事，她甚至还要将它全部都写出来，我的犹豫就愈来愈深了。“你确定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吗？真的确定？”

我的犹豫起因于恐惧。徐璐并不是普通的阿美阿花，经过长期的努力，她早已是台北传播界的名人。常识上，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女人，当有了这样的地位和知名度，怎么还会有人反而要将自己最私密的伤痛公诸于众？因此我替徐璐觉得担心！

我担心这本书稿公开之后，非常八卦化的台湾，就会自动多出一个八卦话题。八卦是一种不正经的偷窥，它会将事情的意义抹除，最后都变成鸡零狗碎的闲言闲语。八卦会让一个有名的人被暗暗的折损。我可不愿这种事情发生在徐璐身上。

我担心这本书稿出版之后，除了有些人会在那里猜测谁是徐璐的男友等无聊当有趣的问题之外，她从此即自动被烙印上了“曾遭强暴的女子”的标记。对于强暴这个问题，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

许多扭曲的判断标准。人们在指责强暴犯罪的同时，经常也会用异样眼光看待被强暴者，认为被强暴者自己也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认为被强暴者可能不正经，这是一种奇怪的“被害者学”，似乎被害者本身也成了犯罪行为里的共谋因素之一。而更奇怪的是，人们可能会同情被害者，但就在同时，却也弃她而去。配偶之中，若妻子不幸被强暴，做丈夫的大概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会对妻子嫌弃，而不容易体会与更多爱护。奇怪的判断使得被害者宁愿哑巴吃黄连，也不敢向警察报案，以免遭受另一番精神上的凌迟。被强暴者报案的不及十分之一，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宁愿躲进暗处自己舔治伤痕。我也不愿这十分之九被害者所刻意逃避的苦果发生在徐璐身上。

因此，我才会问道：“你确定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吗？真的确定？”

除了这个一直萦绕的问题之外，我还非常白话的说道：“如果你确定这些都要写出来。你要准备一下最坏的可能结果，那就是会被以异样的眼光看待，甚至还有可能一辈子都再也嫁不出去了！”

徐璐在电话的另一头很大声的笑了起来：“安娜。